

浅议《雪国》的风景书写

唐宜楚¹, 陈聪^{2*}

1.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6

2.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创作总是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四时风物、文化传统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对川端康成的文本展开风景批评的实践在学界尚少有人涉足。因此，本文拟以风景理论入手对于川端康成小说《雪国》中的风景的意象进行符号化批评，聚焦作为典型意象的‘雪’‘山峦’和观看风景的主体进行系统批评。一方面，风景是承载情感、文化意蕴和哲学思考的中介和载体，《雪国》中的风景不仅具有视觉美感，还深含着日本传统文化的‘物哀’与‘幽玄’等方面的美学向度。另一方面，川端康成的风景书写还带有其主观民族建构的维度。川端康成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了日本的传统美学形象，并在战后发挥了建构想象的“装置”作用。

关 键 词：川端康成；《雪国》；风景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Landscape Writing in "Snow Country"

Tang Yichu¹, Chen Cong^{2*}

1.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2. Asian-australian Business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Kawabata Yasunar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novel creation. His works are always closely related to Japan's national memory, four time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o on.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landscape criticism on Kawabata Yasunari's texts has been rarely explor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art with the landscape theory to symbolically criticize the landscape image in Kawabata Yasunari's novel Snow Country,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images of "snow", "mountains" and the subject of viewing the landscape. On the one hand, scenery is the medium and carrier of emo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 scenery in Snow Country not only has visual beauty, but also deeply contains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object sorrow" and "mysterious"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Kawabata Yasunari's landscape writing also carries the dimension of subjective national construction. Kawabata Yasunari shaped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mage of Japan through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played the role of "device" in constructing imagination after the war.

Keywords：Kawabata Yasunari; "Snow Country"; view

一、“风景”的发现

理论视域中的“风景”对应的词是“landscape”，这词最早在15世纪出现于荷兰，本意指视觉中的土地，16世纪才由荷兰语转译为英文。后来其他国家相继出现“风景”，词义也由土地不断延伸到其他层面如“自然”“环境”“乡土”“空间”等领域，风景也从一个地理学研究的客观实体发展成为凝聚着情感、记忆和文化政治的集合体。起初风景被人们当作一种被观看的对象而研究，风景本身并没有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延伸，风景被当作一种生产性的装置而讨论。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论述“风景之发现”一章中，将“风景”进行了动态化的阐释，风景因此成为一种生产性的装置，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1,7]文学中的风景若将其仅视作对自然界的再现式描绘和文本的客观背景未免过于肤浅，而是应该深入考察风景

背后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内涵。中村良夫在《风景学·实践篇》中认为，将一个接一个的外界影像在脑海中进行后期加工编辑，得出的结果就是风景。不应该把风景作为某种外部呈现来看，风景的实质其实是“活着的人与真实环境结成约定关系的美的世界。”¹温迪·J.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认为，风景的遗存，是寻求民族根源的唯一物证，追溯风景的根源，是建构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手段。“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它都是身份的附属物。”^[2-3]

在某种程度上风景的感知与体验必须有视觉、身体和语言共同作用，通过“将埋藏于场所深处的普遍性价值构架加以变形和结构，形成具有新价值的‘物’”。聚焦于风景中的各种“物”是研究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民族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1 中村良夫. 风景学·实践篇[M]. 陈靖远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23.

通讯作者: 陈聪(1981-), 男, 辽宁兴城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中西比较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风景的感知与体验必须有视觉、身体和语言共同作用,通过“将埋藏于场所深处的普遍性价值构架加以变形和结构,形成具有新价值的‘物’”。这提醒我们“风景”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一国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民族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与风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的创作中,风景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承载着情感、文化意蕴和哲学思考的载体。《雪国》是川端康成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创作中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也被誉为“精粹的珠玉之作”。川端康成的创作总是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四时风物、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他在《雪国》中以精美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日本自然生活画卷,成为当时直至现代接近和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的媒介和窗口。

二、《雪国》中的风景群像

(一) 纯白的“雪”

川端康成无疑是继承了日本传统和审美艺术的集大成的文学家,他细腻、敏锐地捕捉到日本文学中“清淡而纯真之美,向世界展示了东方之美”。他在《雪国》中用灵动优美的文字描绘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奇,带领读者领略日本北海道的雪国之境,用自然风光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川端康成细腻地抓住了“雪”这一风景意象,在《雪国》中打造了一座白色的梦幻国度。男主人公岛村乘坐火车“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来到雪国,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整个村庄在雪天夜色的笼罩下,像是“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这与日本传统观念中,白色象征着神圣、纯净。岛村来到的村庄在未通铁路之前是农民的温泉疗养地,现在成为游客心仪的滑雪胜地和温泉浴场,这被七八尺厚白色积雪覆盖的雪国,不仅是内心空虚的岛村前来寻找慰藉的圣地,还是日本人每年冬天所追寻的生活方式。川端康成以白色为主色调营造静谧的乡村景致,在与其他色彩配合下打造出一片富有生活气息和质朴韵味的纯净之境,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美丽和谐圆融的审美追求。^[4]

(二) 动态的山峦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对“山峦”风景的刻画也颇具意味。“对面的层峦和山麓的屋顶在迷濛的雨中出现出来,女子仍依依不舍,不忍离去。”这是驹子和岛村第一次分别时的场景,山峦的浮现表明夜晚的逝去,新的一天的开始,作者用朦胧代替了具体,用山峦的变化代表时间线索的推进。通过有意模糊时间能够自然切换岛村三次前往雪国的旅程,既避免了按时间顺序叙述带来的平淡无味,又不会使文章因缺少内在的线索和规律而变得杂乱无章,通过山峦变换时空满足了读者的新奇感,同时避免了产生隔绝感。通过对“雪”和“山峦”等日本风景的美学塑造,川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和谐、纯净的日本形象。

(三) 作为观看风景的“我”

对《雪国》进行风景批评时往往会忽略作为风景观看者的主体。《雪国》开头便讲道“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此句看似是客观化的第三人称叙述,但实际上却是以岛村的视角开启了叙事。这是一个关于岛村的故事,这是一趟属于岛村的旅行。进入雪国后蕴含生命活力的乡村少女叶子以其优美而又近乎悲戚的说话声吸引了岛村的目光。“也许是因为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所以增添了自己不少的感伤。”在旅行过程中,一个主体的形象便悄悄浮现出来,他因景生情,又将情感投射在风景中。作为观看的主体,进入风景意味着一种与族裔、阶级、性别等相关联的权力展现,人们通过风景建立自己的身份,并通过风景区分不同群体的地位。²岛村显然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体,一个知识分子,与雪国未开化世界中的人格格格不入。为什么岛村会来到雪国?《雪国》有一个细节:初到雪国之前,岛村“终日无所事事”“玩世不恭”“为了唤回那失去的真诚”,他就“常常独自个儿往山上跑”,³偶然发现并来到了在群山之中的雪国。

由此推断,岛村所居住的城市已无真诚,他因孤独地追寻真诚而来到雪国,来到雪国风景成为主体寓所所思所感的中介,正如柄谷行人所言“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景”。吴晓东针对‘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景’挑出了国木田独步小说《难忘的人们》借以说明柄谷对‘风景的发现’的理论诠释。吴晓东认为,在内心叙事与风景描写相结合的文字中,“眺望”一词尤其值得注意,它是一个指向主体的词语,“这里的‘眺望’,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看’,‘眺望’正是使对象成为风景的方式”。⁴无独有偶,《雪国》中‘眺望’也是一个高频词汇。形容岛村在火车中向外观察风景之时便多次使用‘眺望’一词,在与艺妓交谈漫步之时观察四周也使用了‘眺望’,从雪国的住处向外的风景观看也多用‘眺望’。

‘眺望’进一步彰显了主体对于景色的观赏是一种自在的释放,主体成为了焦点的汇聚,而景色则在主体的注视之下被完全包容,臣服于主体的掌握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川端康成与岛村所倾心的远眺,恰好是现代人欣赏风景的一种典型姿态,这种现代性的眺望依赖于一位拥有理性与想象力的个体,他们能够在无限的地平线上自由地放眼望去,把景色和个体自身,以及个体的幻想和情感紧密相连,映射出当代人的困惑和感性自我。岛村的‘眺望’可能不经意间揭露了他对都市生活的一种倦怠,他乐此不疲地凝视着周遭的景色,深深地陶醉其中。

三、风景书写的双重面向

(一) 风景书写的美学旨归

川端康成少时亲人相继离世,使他形成了悲观、忧郁的性格,另一方面受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幽玄”“物哀”等传统美学亦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美学观,因此川端康成的作品总是以一种哀而不伤的情调诉说着自然之四时运转和人生于世间的虚无。《雪国》中“物哀”美学的表征便是作者对雪国超越世俗的“静

2 刘云,杨惠琳.论《亲吻世界》中风景的文化建构[J].华文文学,2023,(06):37-41.

3 川端康成.雪国[M].高慧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7.

4 丰景.“现代风景”的诞生:郁达夫小说风景书写与主体意识[J].写作,2023,43(05):80-88.

美”风光的丰富性描绘，四季变化的风景流变中蕴含着川端康成所思的生命无常之哀悯。《雪国》并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却以诗化一般对“雪国”四季风光倾洒了更多的观照。

以《雪国》中的“雪”的风景意象为例。文本中雪的洁白、纯净与人物的孤独、哀愁构成鲜明的对照作用，营造出一种淡雅而又深沉的审美情感。其次，雪不仅是自然现象，也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象征。雪的覆盖和融化使得岛村于雪国的风景中感受到的孤独和空虚，与雪的空寂和纯洁形成了相互映照，这种融合使得风景描写充满了情感的温度和深度，也象征着岛村所追求的爱情之梦与现实间的冲突和融合。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手法使得风景描写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更具有深层的思想和情感内涵。此外，《雪国》也展现了川端康成对瞬间美的捕捉，如雪花的飘落、夕阳的余晖等。美之转瞬即逝更加彰显了无常的“物哀”之美，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审美视角。

总之，《雪国》的风景书写以象征主义、情感与风景的融合、简约的语言风格反映了川端康成超脱的审美视角和对日本传统美学的复归。

（二）风景书写的民族建构维度

将川端康成的文本研究落脚在川端康成的传统美学之维是文学批评者所青睐的批评方向。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川端康成的风景书写带有一种民族建构的维度，是有意的“编造”。《雪国》最终成书于1948年，但其文本内容散见于1935年起的各种短篇，以《暮景的镜》《白昼的镜》等为名。作者川端康成也经历了一个身份的改变，二战中他曾在1941年先后两次以“观战员”身份多

次访问伪满洲国，也直接参与了“伪满文学”的建立。^[1]而二战后川端康成身份为之一变，被赋予了日本传统美塑造者的身份，离不开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宣传。他集作家、杂志编辑、文学奖评委、文化组织代表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无论出于本人自愿还是被裹挟在国家机器中，其笔下文学形象的生成以及文学流变的轨迹都带有一种战后日本开启文化重建和文化输出的意味。

柄谷行人指出相较“日本派”的谷崎润一郎，“川端不仅是昭和十年代的转向装置，亦是战后美国开启日本的装置”。^[2]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继续指出，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学文本承载了现代性的同时也逐渐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装置”，它通过具体的文本反过来形塑了现代性。^[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变迁、秩序更迭以及东西方“对—形象化”的碰撞中，川端其人其作承载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日本形象，发挥了建构想象的“装置”作用。在川端笔下，《雪国》中的主人公面对严峻的时局佯装无知，从东京避世而去，“穿过长长的隧道”，透过车窗的“风景”的镜像，来到“非现实”的世外桃源的风景空间。这一川端刻意回避当下历史而创造出来的美丽“雪国”的风景，也同样开启了战后美国及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想象空间，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对川端的评价一样：“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如此一来，“日本性”就通过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得以通过其作品完成对于日本形象及其文化的想象性建构。

5 柄谷行人，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

- [1]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
- [2] 中村良夫. 风景学·实践篇[M]. 陈靖远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23.
- [3] 温迪·J·达比著. 张箭飞，赵红英译. 风景与认同[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9-11.
- [4] 川端康成. 雪国[M]. 高慧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7.
- [5] 常思佳. 昭和日本的“文坛政治家”——川端康成的文化活动考辨[J]. 外国文学评论，2022,(02):115-134.
- [6] 王向远. 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J]. 江淮论坛，2012(05):10-16.
- [7] 柄谷行人，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